

论抗战时期旧体诗歌的复兴

胡迎建

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,旧体诗创作走出了五四以来的低迷状态,出现了复兴的态势。其表现是:残酷的战争为诗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题材与人生体验;抗战之初开展了利用旧的文艺形式包括旧体诗以鼓舞民心的讨论;诗作者队伍不断扩大,诗社纷纷成立,雅集、唱和活动频繁,出版诗集、创办刊物林林总总。总的特点是承继《诗经》以来兴观群怨的优秀传统,多角度、广视野深刻地反映时代,高扬抗战救国主旋律。题材多样,内容丰富,主要表现为:一是描写世乱时艰、山河破碎、日寇暴行、军民伤亡、田园荒芜的惨酷现实;二是赞扬和鼓舞抗战军民的浴血奋战;三是谴责当局指挥无能、消极抗战;四是颠沛流离中的写景纪事、悯乱忧时;五是反映抗日根据地与大后方的不同生活与情志。

关键词 抗战救国 旧体诗 复兴

旧体诗歌在新文学运动之后,一度落入低谷,逐出文学正宗的地位。但是,自日寇占领东三省,以及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之后,敏感的诗作者,闻风而动,纷纷以诗表达其爱国抗日的炽情,沉寂已久的旧体诗坛焕发了生机。七七事变后,中国人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,更多的诗人起而言志抒情,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,无论是创作者人数,还是创作的质量,无不瞩目。战时旧体诗多以现实主义角度,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抗战史,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,标志着旧体诗歌出现了复兴。这在抗战史与现代文学史上应给予一定的评价。

一 战时旧体诗歌复兴的背景

其一,抗日战争为诗人提供了深切体验,激发了诗人的创作冲动。抗日战争激烈残酷程度之深,蔓延地域之广,延续时间之长,为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所仅有。身处山河破碎、四处烽烟、哀鸿遍野的社会大动荡环境,诗人容易迸发出创作的冲动,这正如黄炎培所说:“走上了奇艰极险的世路,家国的忧危、身世的悲哀越积越丰富,越激烈,情感涌发,无所渲泄,一齐写入诗中来。”^①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,以这一时期的诗再一次得到了证明。正如叶楚傖在一首诗中所说:“衰时例外开文运,绝调诗从离乱来。”^②

其二,利用新体诗与旧体诗共同为抗战服务成为诗坛共识。抗战之初,文坛即开展了利用旧的民族文艺形式为现实服务的讨论。茅盾曾认为旧诗代表腐朽的一派,此时却发表了《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》一文,指出中国旧文学形式必须加以运用,并对如何运用旧形式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。后来在重庆文艺界,对民族文学形式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郭沫若说:“我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,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。在我的想法,目前正宜于利用种种旧有的文学形式,以推动一般的大众,我们的著述对象是不应该限于少数文学青年的。”^③他从日本归来时所作的《归国吟》^④,传诵一时,即起了示范作用。这也透露了一个讯息,旧诗还是有相当的利用价值。1938 年 1 月教育短波出版社出

① 黄炎培:《苞桑集序》,《黄炎培诗集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5 页。

② 见《叶楚傖诗文集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159 页。

③ 《郭沫若研究资料·民族形式商兑》,原载 1940 年 6 月 9 日重庆《大公报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,第 305 页。

④ 见《郭沫若旧体诗词系注释》(上册)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
版《抗战诗选》，内收有冯玉祥、何香凝、叶圣陶、王统照、马君武、艾芜等人新旧体诗共 56 首，标志着新旧诗人为共同宣传抗战而走到相互宽容的道路上来了。1941 年 5 月在重庆的诗人集会，决定以端午节为中国诗人节。宣言上签字的有苑青、王亚平、何其芳、戴望舒等新诗人。也有于右任、汪辟疆、林庚白、田汉等旧体诗人，显示出新旧诗不分畦轸的动向。

其三，诗人队伍不断扩大。与抗战的全民族性质相一致，战时诗歌队伍中，不仅有了职业文人，也有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如军旅诗人，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、新四军中，都有相当一部分诗人。在学者教授、教师、编辑、书画家、士绅、前清遗民乃至在大学生中，都有一大群诗作者。在边远地区，在海外也有不少诗作者。新文学阵营中，郁达夫、王统照等作家一本初衷，在国难当头时大量创作旧诗；著名作家如朱自清、茅盾、老舍、田汉、胡风等也都写起了旧体诗歌。叶圣陶的《篋存集》第一辑收其抗战前的旧诗仅 2 首，新诗 13 首，第二辑收抗战时旧诗有 60 多首，新诗 1 首，为旧体诗复兴的典型例证。共御国侮，成为人们的共识，旧体诗在统一思想、激发斗志方面，颇能发挥同仇敌忾的作用。它虽不如小说新诗的通俗，受到接受者鉴赏水平的限制，但就作者队伍的数量来说，却要超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参予者。

其四，诗社团纷纷成立，雅集活动频繁，大大推动了创作。1940 年，在重庆成立罗湾诗社，成员有陈仲陶、沈尹默、苏渊雷、潘伯鹰等人。同年在重庆，由章士钊、沈尹默、乔大壮、江庸等人发起成立饮河诗社，通讯的社友 100 余人。1942 年上巳节与重阳节，重庆诗人分别在沙坪与山洞新村雅集，登高赋诗。1944 年及次年的上巳节，重庆中央大学教授汪辟疆都邀约了诗人禊集上清寺。就连遁入空门的太虚法师也在广东缙云山组织过重九登山诗会，参加者有陈铭枢、蔡作宾、僧法尊等人。莫不有感慨流离、新亭洒

泪之恨。

1941 年延安,由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倡议成立怀安诗社,他还赋有诗句云:“寰宇风云会,高台短长吟。”^①参加者有朱德、董必武、吴玉章、李木庵等 30 余人。次年在新四军总部驻地盐城,由陈毅倡导成立湖海诗社,并作《诗社开征引》,其中云:“师今亦好古,玩古出新意。”^②1943 年在晋察冀边区成立燕赵诗社,发起者有聂荣臻、皓青、张苏、吕正操、于力等。

其他如湖南兰田师范学院教师曾子威、钱基博、杨云史、张默君等成立莫江诗社。在辰溪的湖南大学,由曾星笠、王啸苏、曾威谋、杨树达等教授成立五溪诗社。在江西泰和,由旧省府职员为主体成立澄江诗社。在福建永春,有郑翹松创建的桃谷诗社;在泉州,潘希逸发起成立南社闽集;迁于长汀的厦门大学成立龙江诗社。在浙江,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成立了风雨龙吟社。诗社团结了一批学者、社会名流与爱好诗词的中青年。

其五,诗歌唱和活跃,扩大了旧体诗的影响。著名人士生日或出现重大事件时,都可能成为唱和的题材。在重庆,郭沫若所著历史剧《屈原》演出成功,轰动山城,《新华日报》辟专栏发表黄炎培唱和诗,随后有 34 人和韵赋诗,可谓诗坛盛事。以旧体诗歌为重要人物如郭沫若、柳亚子、朱德等祝寿,在特定时期,含有融洽感情、互相勉励的目的。1941 年 11 月,重庆文化界为郭沫若五十诞辰祝寿,蒋介石幕僚陈布雷是发起人之一,他曾作贺诗四首,诗中云:“低徊海噬高吟日,犹似秋潮万马来。”郭沫若用其韵答谢,其一云:“茅塞深深未易开,何从渊默听惊雷。知非知命浑天似,幸有春风

① 见《怀安诗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。

② 见《陈毅诗词选注》,北京出版社 1978 年版,第 99 页。

天际来。”^① 这两位政见不同的知名人士在抗战大业上找到了共同点,促进抗战人士感情的交流。在延安,这种唱和风气也很盛行。如1940年春,朱德将往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,作《出太行》一诗,叶剑英步韵唱和。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,他又作诗唱和。大生产运动开展后,朱德、徐特立、谢觉哉、吴玉章、续范亭等同游南泥湾,朱德首唱,众人纷纷赋诗。句如:“荷犁释甲冑,把锄卸刀环”;“黍粱蔬果稻,高下绿齐铺。”^② 可看出诗人们对开发南泥湾的兴奋情绪与从容啸咏的风度。董必武的诗“而今四海皆烽火,酬唱怀安古意浮”^③,即是这类酬唱的写照。

1941年春,香港《天文台报》主笔陈孝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著文预言日军将袭击美军,并作七律向国内外诗人征和,一时唱和者有赵熙、马一浮、柳亚子、叶恭绰等300余人,集诗400余首,编为《太平洋鼓吹集》刊行。可见在这一非常时期,“诗可以群”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

其六,出版诗集,创办刊物,扩大了诗歌的传播面。在重庆有于右任、卢冀野主编的《民族诗坛》刊载旧诗,影响较大。1942年7月,在上海有《万象》杂志创刊,既刊载新诗,也刊载旧体诗,显见出新旧诗鸿沟弥合的气象。延安《解放日报》,重庆《中央日报》、《扫荡报》等副刊均发表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旧体诗歌,鼓舞了抗战胜利的信心。江西参议会刊物《江西文物》中的《赣风录》、中正大学《文史》中的《诗录》专栏都以刊登抗战诗为主。在海外,如马来亚,在日寇占领前,有《总汇新报》、《檳城新报》、《光华日报》等也大量刊登了抗战诗歌。诗社的同人刊物,如前所述的饮河诗社《饮河

① 前引《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》(上册)。

② 前引《怀安诗选》。

③ 同上。

集》、怀安诗社《怀安诗选》也莫不如此。

二 旧体诗歌复兴的内容

这一时期旧体诗歌的内容特点一般表现为,无论是直接写战争还是间接写社会生活,都与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民族解放斗争相关,大多表现出作者的爱国挚情与忧患意识。在抗战救国的主题之下,旧体诗歌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纳出如下方面:

(一) 真实反映日寇的烧杀掳掠、军民的伤亡死难、田园的寥落荒芜等战争苦难。如南京大屠杀之后,张余昕《南京失守》诗中说:“荆棘蔓生桃叶渡,鹿麋争上凤凰台。”^①极写南京的荒凉。又如邵潭秋赋《南京失陷悲感》五十韵出于实录,字字皆血,行行如诉,其中说:“石城应缺角,龙螭伊藏怒。妇女迫横陈,男儿困刀锯。血染秦淮碧,肠挂白门柳。”^②真切地描写了日寇在南京烧杀掳掠的暴行,是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。刘凤梧的《闻日寇攻陷皖城愤而赋此》诗云:“烽燧光腾霄汉赤,鼓鼙声震石城摧。百年浩劫知难免,万井流离剧可哀。”^③则重在从景中推出议论,极为沉痛。

日寇的狂轰滥炸,残杀无辜,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,在诗人心头戮下惨痛的伤痕。如马一浮《革言》中写到:“飞鸢挟巨石,见卵纷下投。四衢绝人行,白日成九幽。野鸟吸残尸,狐狸上高楼。”^④由于日寇残暴杀戮,使故土到处成为野兽横行的世界。冯振的《伤楠儿》诗中写到:“铁鸢尤肆虐,巨弹常妄施。城市变瓦

① 见郑自修编:《荆楚诗词大观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,第380页。

② 邵潭秋:《南京失陷悲感》,邵潭秋:《培风楼诗续集》,世界书局1946年版,第58页。

③ 见《安徽诗词·乡贤遗作》,1989年第4期。

④ 马一浮:《革言》,《马一浮诗话·附录》,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,第96页。

砾,人畜成肉糜。”^①又如叶圣陶《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》写日寇飞机在乐山轰炸暴行:“避寇七千里,寇至展高翼。轰然乱弹落,焰红烟尘黑。吾庐顿燔烧,生命在顷刻。夺门循陋巷,路不辨南北……嘉州亦清嘉,一旦成荒域。焦骸互抱持,火墙欲倾侧。洒浆与血流,街树烧犹直。”^②从个人的切身体验、心态写来,更写城市被炸后的惨不忍睹。

日寇所至,尸横遍野。李伯兮《沅江道中》写到:“浮尸频碍橹,残髑乱铺摊。腥血围孱犬,腐饥饱露獾。”^③徐嘉瑞《怒江吟》写日军侵入缅甸,旅缅华侨逃回故国,被日寇赶到怒江边,纷纷投江殉难一事而悲切哀痛:“松山夜静炮声稀,怒水尸横月色凄。万壑千峰皆死灭,但闻江上乳婴啼。”^④杜兰亭《乡长行》写乡长为迷路的抗战士兵连夜带路脱险,结果死在日寇枪弹之下。牛诚修的《倭寇到村举刀相逼几受其害赋此志愤》一诗中说:“凭他白刃横加腰,不为狂奴偶折腰。”^⑤则抒发了中国人在强暴面前坚贞不屈的心志。王统照的“骸积中原成万劫,沸海横波又此回”^⑥;马少乔的“嗷嗷累见哀鸿泣,滚滚时飞劫火红”^⑦;杨云史的“新鬼无家别,流民绕地来”;“无骨埋乡井,逢人问死生”^⑧等诗句,写百姓或死而白骨暴野,或存而受饥挨饿,沉著郁怒。贺扬灵的《抵山诗》云:“稚女牵衣问,活得几人无?”^⑨日军屠戮的残忍,从天真小女孩的口吻中

① 冯振:《伤楠儿》,《自然室诗稿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,第129页。

② 见《叶圣陶集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,第2350页。

③ 毛大风、王斯琴:《现代千家诗》,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④ 毛大风、王斯琴:《现代千家诗》,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⑤ 见牛诚修:《雪华馆诗钞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。

⑥ 见《王统照文集》第3卷,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508页。

⑦ 见《岭南五家诗词钞》,第89页。

⑧ 见《古典诗刊·江山万里楼诗选》,台北,1994年第52期。

⑨ 见贺扬灵:《劈天集》,浙江金华铅印本,第48页。

说出,愈觉沉痛。

在沦陷区,东三省的遗民诗人在哀吟。如翟镜清《秋兴十八首》诗中云:“惊心怕见秦关月,掩关愁闻汉塞笳”;曹玉清的《感时》诗云:“田园荒芜罗蹄迹,城市凋零遍爪痕”;“穷途惨作他乡客,倦旅愁听亡国音。”日寇统治下的民众心态,隐约其间。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,著名诗人连横、庄幼岳多有佳作,字字是沧海遗民之泪。

这些诗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在灾难深重的大地,中国人民被欺辱、受屠戮或流离失所的种种苦难悲惨的命运。

(二)反映战争场面,宣传抗战军队的英勇杀敌,为抗战军民鼓舞士气。如唐玉虬《大刀队歌》所云:“手左执弹刀右操,远时用弹近用刀。虏骑虽强不敢骄,凛凛匣炮缠在腰”;“入寨寨开践壕平,蹴海海翻山岳碎。”^①描写生动逼真,塑造了抗日好男儿一往直前、视死如归的英勇形象,寄托了杀敌制胜的希望。卢沟桥事变时,宛平县长王冷斋作《卢沟桥纪事诗》50首,其中说:“暗影沉沉夜战酣,大刀队里出奇男。霜锋闪处寒倭胆,牧马胡儿不敢南。”^②歌颂了二十九军将士以落后武器与敌作战,在夜间出奇制胜的事迹。又如霍松林的《哀平津哭佟、赵将军》中云:“疲兵再战勇绝伦,十荡十决挥白刃。滚滚贼头落如驶,纷纷贼众来不止。孤军力尽可奈何?白虹贯日将军死。将军战死举国哭,平津沦陷何时复。玉池金水污虾腥,琼殿瑶宫变贼窟。”^③奔放激昂,令人热血沸腾。他又有《喜闻台儿庄大捷》一诗,其中说:“台儿庄前阵云黄,贼机结队如飞蝗。台儿庄前尘土扬,百门贼炮巨口张。更驰坦克作掩护,

① 见《中华诗词·遗作篇》,1995年第2期。

② 见毛大风、王斯琴:《现代千家诗》,第79页。

③ 霍松林:《哀平津哭佟、赵将军》,《霍松林、唐音阁吟稿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第5页。

贼众狼奔豕突冲进庄。守庄将士目炯炯，满腔热血怒潮涌……内外夹击山海摇，蠢尔倭贼何处逃。”^① 酣恣行笔，极力渲染日寇的凶残，复见我军的顽强。平型关大捷，在后方的邵潭秋，歌咏了八路军出战的丰功伟绩，如云：“厚地高天俨合围，重岸叠嶂卓红旗”；“铁骑尽奔惊草木，雄关固锁敌丸泥。”^② 与抗战勇士同享胜利的喜悦。

王陆一擅长以古风记述战役，既有现代气息，又得古代歌行的神韵，波澜起伏。如《纪抗战初南京空战》，其中云：“鬼车毛血腥我土，尾旋倾堕如狐濡。硝烟簇空蔽白日，曳光飞弹交萦纆。我军神武压空至，铁阵四合纷驱除。万马行天渥沫汁，射潮潮色如胭脂。翻腾上下争啣尾，星群辟易无顽夫。”^③ 敌我战机翻腾追击的激烈场面，栩栩如生，融注其间的褒贬感情色彩强烈，意气骏发，令人增添必胜的信心。其后，他的诗作如《今兵车行》《兵单衣行》《炮车瘦马行》《征一兵不如救一兵》^④ 等莫不生动反映了抗战官兵的艰苦生活。

1941年湘北大捷，商衍鎏《辛巳中秋喜湘北大捷》一诗借助夸张联想手法纪述了歼敌的壮观情景，其中写道：“金甲射日日忽开，鼓声震天山欲摧。合围三军气吞虏，食肉寝皮云岚霾。长枪缓杀亦不快，聚歼刀河长乐街。始知士气不可侮，十六万虏同尘埃。”^⑤ 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胜利的心情。

同年江西上高战役，是正面战场中国国民党军队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。罗卓英将军是战场指挥员之一，作《赣行纪事》组诗，其一

① 见霍松林《唐音阁吟稿》，第13页。

② 见《培风楼诗续集》，第62页。

③ 王陆一：《长毋相忘诗词集》，台北，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版。

④ 同上书。

⑤ 见毛大风、王斯琴：《现代千家诗》。

云：“又报前军战鼓催，寇氛直犯上高来。休夸扫荡侵三路，且看包围奋一槌。诸葛阵图终有价，临淮壁垒不容开。应知霾马埋轮日，莫使虾夷片甲回。”^① 诗句爽健流利，洋溢着一种畅快的豪情。

抗战将军程潜作有《续抗战四十二韵》，写他带兵北上，彭泽马当失守，他回师援救，然而日军施放毒瓦斯，“哀我熊罴士，顷亦如倒悬。天地忽变易，山川顿掀翻。湛湛沾戎衣，咻咻呻野田。坚垒既尽毁，雄镇随之捐。”^② 杀敌初胜，却被毒瓦斯窒息，伤亡累累。敌军的残忍，物色的惨舒，使诗人何等感怆。

有的诗描写了敌后斗争，赵树理《乞巧歌》写一对青年男女用手榴弹掷炸蓬莱路日本宪兵司令部：“豺虎窠中作巧盆，隔墙投去火花溅。”^③ 智勇青年，终偿杀敌之愿。写反扫荡斗争的如李代耕《集合民兵反扫荡》诗云：“驿马追风急，柳营军令传。连天烽火起，沸地角芦喧。乌铳弹丸足，梭标锋刃寒。儿童盘过客，何去复何还？”^④ 日寇将来，我方紧急动员。情景宛如昨日。董鲁安的诗集《游击草》，谓之诗史并无愧色。董鲁安原在辅仁大学教书，后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。他在此集后记中说：“举凡穷山绝谷、荒渚幽澗，涉历险夷，拒守进退，与夫百余日间劳佚戚愉之情态，随兴抒写。”^⑤ 晋察冀边界的峻岭叠嶂，与民水乳交融的亲情，日寇的残暴，敌后军民所遭受的惨重代价，与敌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战斗，在他笔下，无不真切如画，气机郁勃。如“遇伏似陷偏师中，腾身倏出千峰上。寇来冒险加饥疲，我待以逸困暴妄。六

① 罗卓英：《赣行纪事》，《豫章撷英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7页。

② 见毛大风编：《钱塘诗刊》，1991年第2辑。

③ 见《中国现代化文化名人爱国诗选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39页。

④ 见鞠盛编：《全国诗社诗友作品选·遗作编》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，第310页。

⑤ 见董鲁安：《游击草》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。

载乃俾魔运乖,要恃民力无尽藏”(《次黑石堂》)^①;又如:“缀崖星斗小,绕栈山路峭。石转蹙趾翻,涧黑落声沓。惴惴举足虚,峰峰排胸峭……但使愿无违,粉身志亦皎。闻鸡近喑喑,到地平稍稍”(《缘峭壁樵踪经乱峰顶下》)^②。写出夜晚山景的奇诡动态与其心理的紧张。以意运辞,语无虚设,情必由衷。这些场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抗战的艰巨性与抗战军民的勇敢坚强。

(三)批评时政,反映出对国民党“消极抗战”的不满。如李济深《哀金陵》诗中说:“不是六军忘报国,输将敌忾向谁论?”^③哀愤中有沉痛的讽喻。余绍宋的《悲会稽》哀当时的绍兴:“虜骑已潜布,间谍亦伏埋。将军特镇定,犹逐笙歌来。笙歌未已干戈起,转瞬名城遂摧圯。”^④矛盾的《桂渝道中杂诗》中说:“闻道仙霞天设险,将军高卧拥铜符。”^⑤叹徒有天险,而将军不肯出战。又如针对国民党在长沙纵火焚城以坚壁清野,造成人间惨剧,田汉在《重返劫后长沙》中两联写道:“市烬无灯添夜黑,野烧飞焰破天蓝。衔枚荷重人千百,断瓦颓垣户二三。”^⑥写火后之惨状,凄黯情景中寓有无限感情。其时还有邵祖平、程学恂、颜真愚、殷笑仙等赋诗记此劫难。黄炎培的《黔山血》^⑦记日寇进逼贵州,国民党军队闻风而撤,再细致描绘了乘火车的难民与车旁无辜者都遭受到的劫难:“道旁千万穷饿者,逃亡无所泪如泻。一声铁笛扶摇风,横冲直捣人潮中。石梁窄窄何能容,蚁群涧底血溅红。穴壁纳车通一霎,

① 见董鲁安:《游击草》,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。

② 见董鲁安:《游击草》。

③ 见《爱国老人诗词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,第 3 页。

④ 见《浙江诗词》1993 年第 3 辑。

⑤ 见《茅盾全集》第 10 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,第 387 页。

⑥ 见《田汉诗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,第 28 页。

⑦ 见《黄炎培诗集》,第 200 页。

车顶纷纷舞秋风。或碎其颅削其颊，死者有魂宁及慑。”最后他愤怒地控诉：“斯时文武官何在？未闻寇至先气馁。人人明哲藏身待。斯时百万兵何为？”同一题材还有陈兼与《黔中纪乱》^①，其中写道：“万金争一车，车以金论租……惊魂就危坂，载人同载猪”；“死城憎白日，杀气弥亨衢。饥鼠起攫肉，飞鸟来乘蜍。”李独清《赴遵纪事一百韵》^②也描写道：“纵有驻防军，饥疲力不足。私斗尚称勇，遇敌即败衄……埋药先炸桥，纵火继焚屋。扰扰贵阳城，震荡翻地轴……比屋尽搬空，零乱堆箱簏。阴风惨淡来，鬼母夜号哭。黝黑如死城，冰滑困踏蹴。”在这些诗中，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流注笔端。

(四) 反映战时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。华北、华中、江南沦陷后，大批学校、文化机构迁往西南大后方。颠沛流离的旅程、窘艰困苦的生活，无不络绎而奔诗人笔底。诚如叶圣陶诗中说：“江流不写兴亡恨，云在自怜飘泊身。”不少学者、教授以诗“纪岁月，述行旅，悯战乱，悼穷黎”^③，融注故国之思、乱离之情。马一浮的《避寇集》，羁旅忧世，往往“触缘遇境”而感发。如《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》^④一诗，先说处灾变之时，次言祸乱之源，后自述其行踪，以“登高望九州，几地犹禹域”句宕开，行发感慨，末言“甲兵其终偃，腥膻如可涤”。表露了日寇必亡、兵戈必息、太平必至的愿望。其《郊居述怀》云：“尚闻战伐悲，宁敢饜藜藿。”^⑤可见其生活艰难而不气馁的志趣。吴世昌的诗句“死以青蝇为吊客，生凭白骨识行

① 见陈声聪：《兼与阁诗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② 见李独清：《洁园剩稿选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。

③ 见邵潭秋：《培风楼诗续集》。

④ 见《马一浮诗话·附录》第93页。

⑤ 见《马一浮诗话·附录》第96页。

程”(《湘桂败退只身西奔贵阳途中》)^①等沉痛地写出撤退途中所见白骨横野的惨况。朱自清《上水船》诗云:“招携南流乱烽催,碌碌湘衡小住才。谁分离江清浅水,征人又照鬓丝来。”写他刚在衡阳住下,又因战火逼近而被迫迁移。江水照人鬓丝添霜,则奔波之苦不言而明。后来他在《近怀示圣陶》一诗中还写写到生活的窘迫、环境的恶劣:“只恐无米饮,万念日旁午。况复地有毛,卑湿丛病蛊。终岁闻呻吟,心裂脑为。”^②自己作一教授犹不能养家糊口,更念及终年听到的百姓们的呻吟声,忧民之心跃然纸上。

历史学家陈寅恪,带着全家踏上“残剩河山行旅倦,乱离骨肉病愁多”的艰难征途。在往云南西南联大任教途中,赋《残春》诗以纪哀:“家亡国破此身留,客馆春寒却似秋。雨里苦愁花事尽,窗前犹噪雀声啾。群心已惯经离乱,孤注方看博死休。袖手沉吟等天意,可堪空白五分头。”^③伤乱忧生,低回掩抑。浦江清的诗:“即今漂溺同寰宇,岂独流离在一乡。病患因循终溃决,兵由不戢自焚伤(《辛巳残岁返淞即事》)。”^④也是从自己的飘泊更推想普天下饥溺之苦,且追索兵祸之由来。又如缪钺《哭六弟季湘》诗云:“鹞原鲜兄弟,遐荒尚奔窜。泪眼对群峰,荒荒哀禹甸。”^⑤无不因小见大,由一己之家难而虑及国家之不幸,正是日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骨肉分离、有家难归的苦难。

国画大师潘天寿,抗战时辗转浙赣湘黔川滇之间。因为战乱以潜心作画,更多的时间是吟诗以遣愁。“血泪飞鞞鼓,江山咽鬼神”

① 见《罗音室诗词存稿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86页。

② 朱自清:《犹贤博奕斋诗钞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。

③ 《陈寅恪诗集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④ 见《浦江清诗选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,第98页。

⑤ 见毛大风编:《百年诗坛记事》(钱塘诗社丛书之二十一),第107页。

(《戊寅中秋避乱》)^①,正是他当年的沉痛愤慨语。他随时都在盼望着抗战军队的胜利,故土的收复,如:“何日归铜马”;“何日靖烟尘”;“谁为靖狂澜?”“但有河流清可俟,未容海渴止无期。惊心涕泪衣裳满,闻会东南百万师。”^②将忧时感世的深沉,融注交汇成一卷离乱诗。另一国画大师张大千也在《题南岳图》一诗中慨叹日寇侵略而造成的山河破碎:“高僧识得真形未?破碎山河画不成。”^③

(五)反映与抗战相关的其他事物。在抗日根据地与大后方,有的诗作虽未直接描绘战事,但所抒之情与抗战无不密切相关,政治意识强烈。如朱德的《和董必武〈三台即事〉》诗中说:“赤足渡河防骤雨,科头失帽遇狂风。”^④明言防雨,暗说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。帽即暗喻我方的防卫。也有的诗描写根据地生产生活的情景,如林伯渠《春游杂咏》,写他参观子长、安塞县一些工厂的所见所感。其一云:“医寒送暖并疗饥,厂设农具与织机。鼓动洪炉铸万汇,铁流滚滚就砂泥。”^⑤李木庵《延安新竹枝词》^⑥采缀新词汇,颇有时代气息。日寇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,并不能扼杀抗战军民的生存,这些诗作便是证明。

于右任在重庆时所作《嘉陵江看云歌》云:“云如蒸气岩前起,山如馒头石似米。扣舷而歌歌未终,雨打孤篷衣如洗。风风雨雨断客肠,从战诸子俱凄凉。关山百战逾秦陇,舟车经月道雍梁。时虑缁缴如飞鸟,辜负江山看剑芒。噫吁嘻,奇云忽聚忽飞散,峭壁

① 《潘天寿诗集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。

② 《潘天寿诗集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。

③ 《张大千诗文编年》,荣宝斋出版,1984年版,第32页。

④ 见《怀安诗选》。

⑤⑥ 林、李诗均见《怀安诗选》。

时隐时出现。客心如海复如潮，鹃声似续还似断。”^①诗人在大后方的嘉陵江畔，思绪万千，借潮涨潮落、云蒸鹃啼，寄寓作者对前方将士的深切惦念，惭愧辜负了大好江山，恨未能亲上战场杀敌。

在大后方与根据地，哀悼抗战烈士，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题材之一，如王铭章师长、左权将军等名将之死，都有诗篇赞其壮烈、奠念英灵。1940年5月，张自忠将军战死于湖北宜昌。冯玉祥、于右任、李济深、翁文灏、董必武、朱德、汪辟疆等赋诗哀挽之。山西诗人常燕生更多抗日之作，其中以上海一二八役后颂扬抗日将领翁照垣的《翁将军歌》最为动人，吴宓读后叹曰：“统观九一八后两年中南北各地叙记国难之佳篇，应以常君此歌为首选。”^②

在抗战时期，由于政治集团的不同、阶层的不同，形成了诗人不同特点的若干群体。如延安诗人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主体，“披襟述怀，吮毫抒愤。敷陈时艰，痛心国难”。^③将崇高的信仰、必胜的信念、献身事业的决心与激昂慷慨的斗志交织在一起，表现了大气磅礴、格调高昂的特点。同时，他们力求通俗易懂，明白晓畅，不避俗语，而能于中见雅。延安诗人在有意使用土语俗词，革新格律诗韵方面都作了一些探索，取得不少成绩。但也有忽视形象思维，不够含蓄，而流于浅露以至于口号化与说教的端倪。而学者们的诗注重师从某家某家，出唐入宋，好用典，然在此时的诗作，也往往一改温柔敦厚之趣尚，抒书生报国之志，哀怨激奋，气魄浑厚。如刘毓璜《河溪校舍书怀》诗云：“坐怜楚塞三秋才，梦夺胡旗匹马还。”^④或深沉蕴藉，忧患意识比较强烈。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，

① 见《于右任诗词集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19页。

② 徐葆耕编：《会通派如是说·空轩诗话节选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40页。

③ 见《怀安诗选》，第3页。

④ 见毛谷风编《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选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60页。

如李烈均、于右任、王陆一、程潜、李济深、冯玉祥等人的诗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。民主人士如黄炎培、陈叔通、沈钧儒的诗，积极针贬时政，多以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面为主，敢于讽刺当局的失策。

纵观抗战时期的旧体诗歌，反映了日寇侵华铁蹄蹂躏的惨酷事实、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场景，是广大诗人在这一时期抗战救国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现代精神的张扬。除了与其他文学样式同样有现实主义传统之外，还有其“兴观群怨”的作用。由于群体不同，诗人个性不同，题材不同，而呈现不同风格，或沉郁哀愤，精警瑰奇；或慷慨悲歌，风调激楚；或发扬蹈厉，昂扬高亢，而爱国驱敌的真挚情感则始终如一。

旧体诗歌，虽然有部分名人的诗歌通过报刊杂志的传播，起到鼓舞斗志交流情感的作用，但多数诗作仅流传在文化素养较高的阶层中，难以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。由于战时领土分割，河山破碎，物质匮乏，印刷艰难，交通阻隔，还是大大影响其传播面。另外，还有相当多的抗战诗章不为人们知晓。过去因政治上的原因，有不少诗人诗作湮没无闻。因而相当多的诗作只是在今天，通过各种整理出版的方式，才得以用较为完整的面貌而问世，还有更多的诗作有待搜集整理，来充实这一时期的诗歌宝库。

(作者胡迎建，1953 年生，江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：李仲明)